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文思录

林以亮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文思录

林以亮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思录/林以亮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932-5

I. 文… II. 林… III. 林以亮-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1364 号
本书由台湾九歌出版社提供版权

学 术 策 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 库 工 作 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俞晓群 王丽君
美 术 编 辑	吴光前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李守勤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 数	117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6.5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的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本书说明

林以亮(1919—1996),浙江吴兴人。原名宋淇,笔名宋梯芬、宋奇、欧阳竟、欧阳恂、唐文冰、余怀、杨晋等。早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荣誉文学士。毕业后曾留校执教,抗战期间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等。1948年到香港定居,先为香港美国新闻处编译丛书,后任电懋影业公司制片主持人和邵氏影业公司编审,编写《南北和》等电影剧本多种。还曾主编《文林》月刊。1969年至198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创办翻译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73年创刊《译丛》(Renditions)中译英半年刊,并为香港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退休后继续致力于著译,直至1996年12月3日病逝。

林以亮是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他家学渊源,父亲宋春舫是中国现代大藏书家、戏剧家。林以亮青年时期醉心于新诗和散文创作,曾得到钱钟书的高度评价:“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引自《槐聚诗存·答梯芬》)赴港后在新、旧诗研究、电影创作和评论上又独树一帜,对文学批评、翻译理论和《红楼梦》研究等方面也独有会心,佳作纷陈。著译甚丰,著作有《前言与后语》(1968年台北仙人掌出版社)、《林以亮论翻译》(1974年台北志文出版社)、《林以亮诗话》(1976年台北洪范书店)、《红楼梦》《西游记》(1976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获台湾“金笔奖”)、《昨日今日》(1981年台北皇冠出版社)、《诗与情感》(1982年台北大林出版社)和《文学与翻译》(1984年台北皇冠出版社)等;翻译有《兴仁岑重临记》、《攻心记》等;还编有《美国诗选》、《美国文学批评选》、《四海

集》等。

本书是林以亮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文集,集中代表了他学贯中西的广阔视野,和他著作的“兼美”:深入的学术性和浅出的可读性。无论细说夏志清及其为学之道,详评西西及其独特的小说艺术,还是推介英国汉学大师霍克思译《红楼梦》的成就,都能韵发锋流,切中肯綮。《文思录》、《再思录》、《三思录》、《偶思录》等一系列学术小品,则熔知识、见解、机智、幽默于一炉,引人入胜,回味无穷。本书原名《更上一层楼》,1987年5月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初版,1998年3月增订再版。现据再版本出版大陆版,书名改为《文思录》,特此说明。

陈子善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于上海

序

这本文集的第一篇《文思录》发表于一九七七年，最后一篇《偶思录》完成于一九八六年，前后相隔十年之久，数量竟如此微薄，看了不禁汗颜。可是细细一想，在此期间，另外写过有关翻译的论文四篇，因性质专门，已收入一九八四年的《文学与翻译》一书中，而讨论诗词和《红楼梦》的文章放在一起恐有格格不入之感；只好暂时搁置，留待日后另出专书，则又情有可原。不管自己文章的品质如何，至少可以说明这十年来我在公余还不断读书写作，将一点心得和乐趣笔之于文，以供同好。书中有些文章谈到翻译，又时常引用诗词和《红楼梦》，是题内应有之义；而整书以《文思录》起，以《偶思录》终，采取相同的形式，无意间构成了一个圆圈，周而复始，代表了生生不息和某一阶段的终结。这本书，像我其他的书一样，仍是文美和我长期合作的结晶。多年来她为我摒挡不少俗务，以免我分心，更重要的是她还耗费心神细阅原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尽量减少赘语冗词，务求行文流畅可诵。难怪友人戏谓我们非但是“患难夫妻”，还可算“文章知己”。希望这本集子依然可以保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旧贯。

书名采取《更上一层楼》^①，因为它原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同时对我说来另有特殊的意义。我丝毫没有借用这说法来表示自己在写作的技巧和学问的钻研上颇有进展，达到更高的层次。我从未幻想自己具有写作才能，可以成一家言，而且早已深深体会学问之道无边无涯，不可能在这片汪洋巨浸中出人头地。古人有志：登泰山而小天下，我缺少那种气魄和精力。杜甫名句：

① 本书大陆版书名改为《文思录》。——编者注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跃然显露诗圣的宽阔视野和浩荡胸怀，我只能心向往之。然而书中文章所提到的翻译工作者和作家在这期间大都实现了他们的诺言，有出色的表现。霍克思的《楚辞》订正版于一九八五年由企鹅公司出版，重写了一篇长达五十二页的新序。华兹生的《哥伦比亚中诗选》于一九八四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分十二章，自诗经起至宋词止。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大功告成，四厚册由芝加哥大学出齐。闵福德《石头记》第五册也于一九八六年由企鹅公司出版，霍克思的第一册出版于一九七三年，二人的合译工作较诸“十年辛苦”不遑多让。

乔志高的《天使，望故乡》前后译了十年，两册共五十万字，于一九八五年底由今日世界社出版。林文月完成了《源氏物语》的修订版后，在译川端康成等短篇小说之余，如今从事翻译另一册日本古典作品《枕草子》。听说杨绛正在根据近年来出版《堂·吉珂德》的译注本重新修订原译。

余光中于一九八三年将王尔德充满双关和警句的喜剧译成中文，名之为《不可儿戏》，曾在香港舞台上分别以国、粤语演出，这是他逸兴遄飞之作；他在香港任教时期撰写的诗文选集《春来半岛》于一九八五年底由香江公司出版；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则方于一九八七年初由洪范书店出版。黄国彬的《中国三大诗人新论》和诗选《宛在水中央》由皇冠出版社作为海外学人专辑出版；评论集《文学的欣赏》于一九八六年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西西的短篇小说集《胡子有脸》和读书随笔《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由洪范书店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眼看我笔下的译坛高手和诗文名家在这十年中，个个一本初衷，妙艺纷陈，难免自感惭愧。近年除了一九八四年正式退休前为《译丛》编译《中国诗与诗学》专号，一九八六年为《联合文学》编译《翻译与文学》专号外，

几乎别无建树可言。好在读到上述俊彦的精彩译作，心胸为之开朗，自己的目光也随着他们的成就伸展得更高更远。

至于对人生的体验上，文美和我几年来倒是有了更深切的认识，的确达到了高一层的境界。尤其去秋病后，深感我们仍是凡夫俗子，做不到圣贤“不惑、不忧、不惧”的地步，但至少能够不怨天、不尤人，力求心之所安。这半年中，亲友的关怀和爱护使我们觉得人世间善意长存。他们往往用一句珍重，一纸便条，一束鲜花或一封恳切的长函传达好心，带给我们无限的温暖。

本书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完成的。我要借此机会向当初发表这些文章的报刊和它们的编辑致谢，尤其感激蔡文甫先生，若不是他的鼓励、督促和容忍，这本文集根本不可能问世。文美刚校完第一辑，就发现患癌须入院割治，至今还在接受化学治疗，我不得不独力完成一向由她统筹的工作，因此延误了出版的时间表和计画。好在迟出胜于不出，更上一层楼的话，在我们与病魔周旋之际，更应互相陪伴共享面前的光景。多年前我曾在《论读诗之难》一文中，引用过梁宗岱译歌德《浮士德》中的《守望者的夜歌》：

我眺望远方，
我谛视近景，
月亮与星光，
小鹿与幽林，
纷纭万象中，
皆见永恒美。

此处不妨再引用一次，並加上最后四行，借以表达我们目前的心境：

眼啊你何幸，

凡你所瞻视，
不论逆与顺，
无往而不美！

林以亮
一九八七年春

【目录】

本书说明

序

文思录 / 1

倦飞的鸟 / 1

明驼 / 2

小山 / 3

朗诵诗人 / 5

梅花 / 5

贺胡金铨钟玲新婚 / 7

莎士比亚的生日礼 / 7

读书乐 / 8

红与白 / 10

梅花二弄 / 10

眼睛与窗 / 12

无情对 / 13

名句与佳句 / 13

为学之道 / 15

梅花三弄 / 15

更上一层楼 / 17

从神交到知交 / 21

——黄葆芳《引玉集》序

名言隽语的背后 / 28

一、邱吉尔 / 28

二、爱因斯坦 / 29

三、高尔温 / 30

四、柯德莉·夏萍 / 31

五、萧伯纳和梅耶 / 32

六、阿·赫胥黎和费滋杰罗 / 33

七、毕亚蓬与萧伯纳 / 35

八、毕亚蓬与王尔德 / 36

《海上花》的英译本 / 39

禀赋·毅力·学问 / 45

——读夏志清新作《鸡窗集》有感

不定向东风 / 61

——闻英美两大汉学家退隐有感

翻译和国民外交 / 71

再思录 / 74

正名 / 74

姓名 / 74

莎翁再世 / 76

语文之难 / 76

中诗英译 / 77

沉香 / 78

沉下去的生命 / 79

人与艺 / 80

谜样的微笑 / 81

古已有之 / 81

破瓜 / 83

晨钟 / 83

暮鼓 / 84

励志 / 85

像西西这样的一位小说家 / 86

三思录 / 110

杏帘在望 / 110

画里真真 / 111

喷嚏 / 112

塌鼻与朝天鼻 / 112

天下第一城 / 113

杀风景 / 114

得意与失意 / 115

得意变失意 / 115

美变丑 / 116

真正杀风景事 / 117

土馒头 / 117

槛外梅 / 118

大时了了的音乐神童 / 119

绝艺之累 / 120

诸葛亮的苦心 / 121

读书慌 / 122

书能传子孙乎? / 123

秀才人情 / 125

——介绍《四海集》

偶思录 / 130

画蛇添足 / 130

黎明即起 / 131

愿世世为夫妇 / 131

冤家 / 132

对联世家 / 133

四人联句之一 / 134

四人联句之二 / 135

凑对 / 136

雪妻梅妾 / 136

趁韵之一 / 139

趁韵之二 / 140

灭韵 / 140

圈圈 / 141

甘入圈套中 / 142

小圈子 / 143

- 现代最伟大的发明 / 144
- 音乐境界的发现 / 145
- 声乐与器乐 / 146
- 高歌一曲的先生 / 147
- 说书的起源——平话 / 148
- 说书的艺术——卖关子 / 150
- 半边美人 / 151
- 下回分解 / 153

附录

理性的闪光 陈子善 / 155

——宋淇早期佚文小议

锦绣文章 历久弥新 陈子善 / 159

——《更上一层楼》再版有感

文思录

倦飞的鸟

我有一位好朋友，以经商为生，不属于文化教育界，可是嗜书成癖，称他为士而隐于商者也不为过。他手头比我们读书人宽裕，多年来遍搜书肆，凡认为有价值的新旧书刊悉数购下，以致家中书籍堆积如山，不得不另置公寓一层专作藏书之用。可惜他的兴趣太广泛，所涉猎的专题又都是艰深而难以掌握的，例如：考古与人类文明的起源、法国象征派诗、禅学、明清诗人如谢茂秦、黄仲则等。此君满腹珠玑，听他谈话，非但妙语如珠，而且言必有中，令人受用不尽。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写文章的习惯，只能算是述而不作的文坛隐侠。

有一次他随手翻阅了英人傅德山所译的李长吉诗集，不禁叹息：

“唉，第一首第一句就译错了。《李凭箜篌引》的‘吴丝蜀桐张高秋’，他把张看成‘开张’或‘张弓’的张，所以译成‘开’的意思。其实整首诗描写音乐，应该照‘改弦更张’的张那样译法才对。”

他如此之热爱藏书，自己虽然不能每书必读，却呵护备至，唯恐有失。逢到友好开口借书，他宁愿另购一册相赠，也不愿与心爱之物作短暂的别离。笔者与他为忘年之交，承他另眼看待，而且素知我也是爱书之人，偶然肯借几册绝版的好书给我